



解构与重塑：AI时代美术设计地域性特征的演变与应对

杨昊楠

(安徽师范大学美术学院, 安徽 芜湖 241002)

摘要：人工智能(AI)的发展正在深刻改变美术设计领域,尤其对各地美术设计的独特风格(即“地域性特征”)造成了很大冲击。本文从文化、技术和媒介的角度,分析AI如何切断传统地域美术设计中“外在形式”与“内在意义”之间的联系,导致地域特色的“解构”;然后探讨在形式与意义重新组合的过程中,地域美术设计如何走向多样化、相互融合和快速变化的新阶段。研究发现,AI并不是简单地消灭地域特色,而是加速了文化符号的全球流动和再创造,催生了新的、更具共性的美术设计形态。面对这一趋势,本文提出要“主动参与”:在技术发展和人文价值之间找到平衡,既要保护传承,也要创新利用AI。文章强调,AI时代美术设计地域特征的演变不仅是技术问题,更是文化自觉和文化主体性的问题。

关键词：人工智能;美术设计;地域特色;解构;重塑;文化主体性

收稿时间:2026年5月22日

中图分类号:J506

通讯作者:杨昊楠,安徽师范大学美术学院

Deconstruction and Reshaping: Evolution and Response of Regional Features of Art and Design in the Age of AI

Yang Haonan

(School of Fine Arts, Anhui Normal University, Wuhu, Anhui 241002)

Abstract : The development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 is profoundly transforming the field of art and design, particularly exerting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unique regional styles (i.e., "regional characteristics") of art and design across different areas.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culture, technology, and media, this paper analyzes how AI severs the connection between "external form" and "internal meaning" in traditional regional art and design, leading to the "deconstruction" of regional features. It then explores how, in the process of recombining form and meaning, regional art and design is moving toward a new stage characterized by diversification, integration, and rapid change. The study finds that AI does not simply eliminate regional characteristics; rather, it accelerates the global flow and re-creation of cultural symbols, giving rise to new, more universal forms of art and design. In response to this trend, this paper advocates for "active participation": striking a balance between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and humanistic values, while both preserving heritage and innovatively utilizing AI. The article emphasizes that the evolution of regional characteristics in art and design in the AI era is not merely a technical issue, but also a matter of cultural awareness and cultural subjectivity.

Keyword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rt and Design; Regional Characteristics; Deconstruction; Reshaping; Cultural Subjectivity



一、引言：AI如何改变美术设计的地域特色

近年来，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很快，已经从简单的辅助工具变成了深度参与创意生产的角色。在美术设计领域，AI不仅改变了创作方式和效率，也动摇了传统的审美标准和文化逻辑。像Midjourney、Stable Diffusion、DALL-E这样的工具，让没有受过专业训练的人也能快速生成高质量的图像^[1]。这种技术普及的另一面，是传统美术设计所依赖的“手艺门槛”被迅速打破。更深层的影响在于文化层面：当任何人都能轻松模仿某个地方的美术风格时，那些原本扎根于特定历史、生活和文化的视觉语言，正在失去它们原有的意义。

过去，关于技术与地域文化关系的研究主要关注印刷术、摄影、互联网等。这些技术改变了信息的传播方式。但AI的不同之处在于：它不仅能传播信息，还能直接“生产”符号和意义。这就带来了一个根本问题：当一个非人类的机器能够高效模仿甚至创造“地域风格”时，地域美术设计的独特性还存在吗？它的文化根基还在吗？本文试图回答这些问题，探讨AI时代地域美术设计的变化趋势和应对办法。

本文的核心观点可以概括为：AI技术切断了地域美术设计中“外在形式”和“内在意义”的传统联系，导致了文化上的“解构”；但这种解构也带来了形式和意义重新组合的可能，催生了更加多样、相互融合、快速变化的新地域风格。在这个过程中，人的主动选择——是保守排斥、全盘接受还是积极引导——将决定地域美术设计的未来走向。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所说的“美术设计”是一个广义概念，包括视觉艺术、设计实践及其交叉领域。“地域性”也不仅限于国家或民族，而是包括从地方到文化圈的不同尺度。

二、解构：传统地域特色的断裂与意义丧失

任何一个成熟的地域美术设计体系，都建立在“外在形式”与“内在意义”相对稳定的对应关系之上。比如，某种颜色、某个图案，在某个地方的文化中有特定的含义^[2]。这种对应关系不是随意的，而是由当地的自然条件、生活方式、社会结构和价值观共同塑造的。大致有三种对应模

式：一是模仿自然和生活场景（如剪纸中的牛马）；二是象征抽象观念（如佛教符号）；三是指示身份或功能（如官服图案）。这三种模式共同构成了地域美术设计的深层“规则”。

这套规则能够延续的关键条件，是一定程度上的“封闭性”——也就是符号系统内部自己生产、外部信息进入有限。当外部信息大量涌入，而且其生成逻辑与本地规则不合时，原有的意义生产机制就会失灵。全球化和城市化已经开始了这个过程：全球化让各地文化产品快速流通，强势文化同化弱势文化；城市化让大量人口离开乡村，原有的节庆、民俗、手艺活态传承难以为继。AI的介入则把这股“松动”直接变成了“断裂”。

AI技术以一种“无意义的生产”方式，高效地切断了形式与意义的联系。以目前流行的AI图像生成模型为例，它的训练过程本质上是学习大量图像的像素统计规律，而不是理解图像的含义。模型不知道某个色彩为什么神圣，不知道某个构图为什么不能乱用。结果就是：AI可以完美模仿某种地域风格的外在形式，但完全不懂其内在意义——本文称之为“只留下表面，丢掉了灵魂”。形式被剥离了它的原生土壤，变成了一种可以随便调用的“文化皮肤”^[3]。AI让形式和意义的“嫁接”变得极其容易：可以把A地的形式用在B地的内容上，可以把古代形式用在当代内容上，可以把原本属于绘画的形式用在产品设计上，可以把原本有特定含义的形式用在完全相反的场所。这些嫁接造成了形式与意义关系的普遍混乱。

从哲学角度看，这可以理解为“拟像”理论在AI时代的新表现。AI生成的“地域风格”图像，从一开始就缺乏真实地域实践的意义根基，但却以极其逼真的形式出现。当这种假货大量流通时，人们会越来越分不清什么是真的地域传统，什么是机器生成的仿制品。更严重的是，当仿制品的数量远超真品时，仿制品反过来会塑造人们对地域风格的认知——人们开始以为机器生成的那种样子就是正宗的传统。

AI对地域美术设计的解构可以分为三个层次。第一是形式的解构：AI让地域风格的形式元素脱离原来的载体，变成可以独立流通的视觉资源。形式从“有根的存在”变成了“漂浮的符号”。第



二是意义的解构：形式离开原来的环境后，它原有的意义就会流失或改变。地域美术设计作为“文化传达工具”的功能衰退了。第三是认同的解构：当当地人发现自己传统的审美符号被 AI 随便拆解重组，甚至被外人以他们不认同的方式使用时，会产生文化认同上的困惑和焦虑：我们的文化到底是什么？是那些可以被 AI 复制的外形，还是背后不可复制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如果外形谁都可以随使用，那我们的独特性在哪里？年轻人可能不再觉得传统与自己有关。这三个层次相互强化，形成一个恶性循环。

AI 的解构作用建立在全球化和城市化这两个已有趋势之上^[4]。AI 的作用是极大地加速了这个过程，把“缓慢的侵蚀”变成了“即时的重组”。更根本的是，非人类的算法也成了文化变迁的推动者。AI 不只是被动的工具，它在生成图像的过程中，实际上在主动地重组、创造、扩散新的视觉语言，而这些语言可能从未存在于任何人类传统中，却被冠以“某地风格”的名义。这是一种前所未有的文化权力转移。

三、重塑：形式与意义的重组与新特点

重塑不是简单地回到过去，也不是全盘接受混乱，而是在新的技术条件下，让形式和意义以新的方式重新结合。重塑的本质是“重新赋予意义”——给那些漂浮的符号重新找到所指。AI 时代重塑的特殊性在于：重新赋予意义的速度非常快，参与的人不再限于当地社群，结果也不再只有一个权威版本，而是变成了多元的、可以协商的场域。

重塑发生在三个层面。第一是形式层面：AI 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形式生成能力。设计师可以快速获得大量变体，这些变体在保留原有风格“家族相似性”的同时，引入新的变化。“地域风格”因此成为一个开放的、可以无限扩展的生成空间，而不是一个封闭的有限集合。这既带来了创造力解放，也带来了边界模糊的问题——什么算“徽派风格”越来越难说清。第二是内容层面：地域美术设计不再局限于表达传统的地方性话题，而是可以参与到全球性的、时代性的话题中，比如数字生活、环境保护、人工智能伦理等。这给传统注入了新活力，但也可能导致地方特色的稀释。

第三是匹配层面：形式和意义的匹配关系被彻底开放——任何形式可以和任何内容结合。但并不是所有匹配都有文化价值。判断标准不能再简单地诉诸“传统”，而必须在具体情境中通过协商来确定。

AI 作为技术媒介，对人的感知和创作方式产生了深刻影响^[5]。一是放大和缩小的双重效应：AI 放大了人获取形式资源的能力——任何人都能快速生成大量地域风格变体；同时它缩小了传统技艺训练的必要性——设计师不用再花好几年学手艺。这可能导致“手艺流失”：当人过度依赖 AI 时，自己对地域风格的深层理解和手工能力可能会衰退。二是背景的转化：AI 把活生生的、在具体实践中传承的地域美术设计，变成了可以检索和组合的“数据”。在 AI 的训练数据里，不同地域、不同时代、不同功能的作品都是平级的、无差别的图像文件。这让地域美术设计失去了原有的实践性和情境性。三是意向性的转移：在传统创作中，设计师的心思直接指向作品的意义表达；而在 AI 辅助创作中，心思部分转移到了选择模型、编写提示词、筛选结果上。设计师的角色从“创作者”更多地转向“策划人”或“编辑”。这意味着，AI 时代的创造不再体现为手工制作的过程，而体现为选择、判断和整合的过程。这要求设计师具备更高的文化素养和审美判断力，而不是更高的手艺。

与前 AI 时代相比，AI 时代的地域美术重塑表现出三大特征。第一是多样化：同一个地方的美术设计不再只有一种主导风格，而是有无数的变体。这从根本上挑战了“地域风格”作为一个统一、同质范畴的传统理解。第二是相互融合：不同地方的文化符号在 AI 生成过程中自然混合，产生出一种“第三空间”——既不是 A 也不是 B，也不是简单的 A+B，而是一种新的、不可还原的混合体。纯粹的、不掺杂任何外来元素的地域风格在 AI 时代几乎不存在了。第三是快速变化：风格的更新换代速度极快。过去一个地域风格可以延续几百年，现在可能几周就流行，几个月就过时。稳定性不再是地域风格的核心特征。这给文化遗产带来了新挑战：如果我们今天保护下来的“传统”，几个月后就被新的 AI 风格淹没了，保护的意义何在？这三个特征相互关联：多样化为融合提供了材料，



融合进一步加剧了多样化,而快速变化又让任何固定多样化和融合状态的尝试都难以持久。

根据形式和意义的来源(传统还是创新),我们可以区分四种重塑的类型。第一种是保守型:形式和意义都来自传统,AI只作辅助工具。这种类型容易把传统变成“博物馆里的陈列品”,失去了活态传承的生机,但它的价值在于为后续创新保留了可靠的参照。第二种是改良型:形式来自传统,意义来自当代。也就是“旧瓶装新酒”,让传统以新方式进入当代生活。风险是形式和意义可能不匹配,既伤害传统的庄重性,又无法有效表达当代内容。第三种是融合型:形式来自多个地域传统,意义来自某个具体议题。不同地域形式的混合产生了新的视觉语言。它的价值在于打破地域壁垒,创造跨文化对话。风险是文化符号的随意挪用和意义稀释。第四种是激进型:形式由AI原创生成(不是直接来自某个传统,但可能受传统启发),意义可以来自任何领域。这是最具争议的类型,它既代表了技术可能性的极致,也最容易引发“这还是不是那个地域的风格”的质疑。这四种类型构成了从保守到激进的光谱,没有绝对的好坏,重要的是根据不同的目标做出合适的选择。

四、主动参与:重建文化主体性,引导技术方向

面对AI带来的解构和重塑,孔子说“君子不器”这句话给我们提供了启示。“君子不器”意思是君子不应该像器具那样只有单一的固定用途^[6]。在AI时代,这告诉我们:第一,要超越工具性思维。AI很容易诱使人把自己也变成工具——只会操作AI的“提示词输入员”。人的价值在于综合判断、价值选择和创造性整合,这些是AI无法替代的。人不是工具,也不应该沦为工具的附属品。第二,要保持开放和批判的双重态度。既不被传统的权威禁锢(认为地域风格只能以某种固定方式存在),也不被技术的新奇裹挟(认为AI生成的一切都是好的)。第三,要承担文化责任。能用AI生成地域风格的人越来越多,但能负责任地判断什么该生成、什么不该生成的人很少。我们需要对文化真实性和伦理边界保持敏感。

在具体做法上,第一条路径是保护与传承——挖掘深层的“文化规则”。保护的核心不是复制表

面形式(因为AI已经做得更快更好),而是挖掘地域美术设计背后的深层规则。这些规则是一个社群在长期审美实践中形成的、往往没有明说的系统,它决定了什么形式是合适的、什么形式是禁忌的、什么组合是美的、什么组合是怪的。与表面的形式不同,这些深层规则才是地域风格延续的核心。在AI时代,我们需要把这些隐性规则变成显性的、系统的知识。具体来说,要通过田野调查和口述史记录,获取关于地域美术设计的“元信息”——不仅包括纹样和技法,更包括它们的使用规则、禁忌边界、象征体系和情感内涵。然后把这些信息结构化,形成类似“规则手册”的参照框架,标注出核心规则、常见变体和不可逾越的红线。最后要区分“可变的”和“不可变的”:任何活态文化都有核心与边缘之分,通过研究和社区协商,明确哪些特征必须严格保护(比如涉及宗教信仰的核心符号),哪些可以适度创新。

第二条路径是数字化转型——建设有文化注释的数据库。AI之所以会去语境化地处理地域美术设计,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传统地域美术设计的“数据”在AI训练集中往往只是图片,没有任何文化背景标注。针对这个问题,我们应该主动建立有文化注释功能的数据库。这不是简单的数字化存档,而是一种知识生产。一个好的数据库应该遵循几个原则:一是高精度和可溯源,每张图片都附带详细的元数据(地域、年代、材质、功能、象征含义等);二是结构化和可查询,用户可以从多个维度检索;三是开放共享与权限管理,尽可能向公众开放,但对涉及宗教秘密或社区禁忌的内容设置权限;四是支持AI微调与文化对齐,在得到授权的前提下,允许研究者用这些数据来训练更有文化敏感度的AI模型。

第三条路径是AI协同创新——引导技术工具的人文方向。主动拥抱AI,不等于全盘接受它的逻辑,而是要在批判性使用中引导它的方向^[7]。首先,要理解AI作为一种“认知技术”的性质。它不是中性的工具,它内置了特定的知识假设——比如一切都可以量化、统计相关性比因果解释更重要、模式识别就是理解。使用者需要清醒地认识到,AI生成的地域风格图像本质上是统计相关性的产物,而不是文化意义的表达。在这个认识基础上,



我们可以有意识地把 AI 用在适合它的环节——比如快速生成草图、比较多个方案、探索风格迁移——而把文化意义的最终判断留给人来做。其次，要探索“人机协同”的新模式。AI 不是替代人，而是扩展人的能力。人对地域文化的深度理解，加上 AI 对形式资源的无限生成能力，可以产生超越二者各自局限的成果。关键是建立合理的分工：AI 负责“怎么做”（形式的生成与组合），人负责“为什么做”（意义的选择与判断）。最后，要培养 AI 时代需要的“双重素养”：一是技术素养——理解 AI 的基本原理、能力边界和操作逻辑；二是文化素养——深谙本地美术设计的内在精神、规则和伦理边界。两者结合，才能在 AI 洪流中保持方向感。

第四条路径是文化伦理的自觉反思。AI 时代地域美术设计面临一个隐蔽但严重的问题，就是文化伦理挑战。这可以从两个角度理解。第一个是“算法殖民”的可能。所谓算法殖民，是指主要以西方数据训练出来的 AI 模型，在生成其他文化内容时，无意识地把它纳入西方的分类框架和审美标准，从而对其他文化进行简化和歪曲。表现包括：扁平化——把中国丰富多彩的地域美术设计简化为“中国风”一个标签；东方主义化——以西方对东方的想象为标准，生成符合刻板印象但不符合实际的图像；数据霸权——在训练数据中占比较小的地域风格（比如某些少数民族的非遗工艺）被边缘化甚至隐形^[8]。对抗算法殖民，需要推动更多非西方、地域性的数据集建设，鼓励 AI 模型的多元开发，提高用户对算法偏见的识别能力。第二个是意义侵蚀和“博物馆化”的风险。当 AI 能以极低成本生产大量“地域风格”图像时，真正的地域美术设计实践——比如师徒传承、社区节庆、手工作坊——反而可能被边缘化。这种情况下，AI 不是在辅助传承，而是在替代传承。这是一种新的“博物馆化”：地域美术设计被 AI 变成了可无限复制的数字产品，形式上被“保存”了，但活态意义上被“杀死”了。避免这个陷阱的关键在于：AI 永远只是一种媒介，它不应该、也不能取代人与社区之间的真实文化实践。好的 AI 应用应该反过来激发人们对真实地域文化的兴趣，引导他们去实地探访、亲手体验，而不是满足于屏幕上的“风

格模拟”。

五、结论：在技术洪流中重建文化主体性

AI 时代美术设计地域特征的解构与重塑，是技术、文化与人的主体性交织的复杂过程。AI 凭借强大的模式识别和生成能力，切断了传统地域美术设计中形式与意义的长期稳定联系，导致了文化符号的意义漂移和认同困惑。这个过程不可逆转，也不全是坏事——它为不同地域文化的深度融合、创新表达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技术条件。形式的无限组合、内容的当代转化、匹配的创造性生成，都因 AI 而变得更加可能。

然而，技术的便利并不能自动变成文化的繁荣。在地域美术设计不断走向多样化、相互融合和快速变化的过程中，人的价值选择和文化自觉显得尤为重要。保护与传承（挖掘深层文化规则）、数字化转型（建设有文化注释的数据库）、AI 协同创新（引导技术的人文方向）、文化伦理反思（对抗算法殖民和博物馆化风险）——这四条路径共同构成了一个积极的应对框架。它们的主旨，是在技术理性不断扩张的时代，守住人文价值的核心地位，重建文化的主体性。

未来，AI 技术还会继续进化，可能出现更智能、更有“文化常识”的模型。但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无论 AI 怎么进化，它的“理解”始终是算法层面的统计相关性，而不是人类意义上的意义领会和价值判断。美术设计的地域特征，其本质是特定人群在长期共同生活中形成的审美共识和价值认同。这种共识和认同可以借助技术来传播、创新甚至转化，但它的根基始终在人的生活实践中，在社区的代代传承中，在人们对“自己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回望与前瞻中。AI 可以模仿形式，但无法体验生活；可以统计规律，但无法理解意义；可以生成图像，但无法承担伦理责任。这些人类独有的能力，正是我们面对 AI 时代文化变革时最可依赖的资源。

因此，本文最终的主张是：在 AI 时代，我们既不要做传统主义的守墓人——把所有新技术都当成威胁而拒绝；也不要做技术主义的吹鼓手——把 AI 生成的一切都当成进步而盲从。我们要做的是成为一个“有文化自觉的技术使用者”——深刻理解地域美术设计的文化逻辑和伦理边界，灵活



运用 AI 的技术能力来扩展创作的可能性，同时在每一次具体选择中保持审慎和批判。正如文章开头所说：“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在艺术设计领域做时代的弄潮儿。”这里的“弄潮儿”既不是随波逐流的人，也不是逆流而上的对抗者，而是能够识别浪潮方向、在浪潮中保持平衡、并主动驾驭浪潮方向的人。

AI 技术不会停止发展，地域艺术设计也不会停止演变。两者的相遇既是挑战，也是重新定义“什么是地域性”的历史机遇。抓住这个机遇，需要学者的理论反思、设计师的实践探索、传承人的坚守创新，以及社会各界的共同关注。只有在解构与重塑的动态过程中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才能既不失技术的前沿性，又不丢文化的根脉性，让地域美术设计在 AI 时代焕发新的生机。

参考文献：

[1] 曹淮, 陈晓华. 论地域性危机与民间美术设计的当代出路 [J]. 艺术百家. 2007.

[2] 蒋斐然. 维罗妮卡的面纱：论 AI 生成技术对绘画的影响 [J]. 美术设计观察. 2023.

[3] 谭平. 人工智能时代绘画的新机遇 [J]. 美术设计观察. 2023.

[4] 吴洪亮. AI 时代的绘画：艺术家是人类有别于机器的最后一道防线？ [J]. 美术设计观察. 2023.

[5] 张欢. 地域文化在高校艺术设计教学中的应用研究 [J]. 艺术研究 (哈尔滨师范大学艺术学报) 2018, (1):162-163.

[6] 段红波. 地域文化在艺术设计教学活动中的渗透运用 [J]. 云南艺术学院学报 2017, (3):93-96. DOI:10.16230/j.cnki.yyx.2017.03.016.

[7] 关宇洋. 地域文化元素在文创产品设计中的转化研究——以大连地区为例 [J]. 天工 2023, (19):70-72.

[8] 丁亮. 地域性特色文化元素在皮革文创设计中的创新应用研究 [J]. 皮革与化工 2025, 42 (1):22-25.

作者简介：杨昊楠（1999-），男，汉族，安徽亳州人，安徽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职主要研究方向为美术学。